

憤怒的珠寶

◎陳燁

1. 烹煮相思

「要拋棄自己的過去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」她說，兩丸晶亮的眼珠，燃著熊熊的光，整個人被相思摧殘得厭厭，只剩皮包骨。「妳能體會身心器官都被相思一煎一熬，如被烹煮的食物，慢慢銷融，最後被妳所思念的人吞噬殆盡。正瑤，妳能體會嗎？我就像坐在死蔭之地的加利利人，完全沒有光。」

正瑤再次從噩夢中驚醒，辛苦的黎明。微曦中，她總是被兩團交纏的肉體追獵，一忽兒是唐駱與她，一忽兒是唐駱與阿 V，一忽兒是黃薔與愛玲，一忽兒是她與櫻櫻；她流動在團團交錯的肉體中，覺得整個世界都在流動。她的回憶一邊燒著歡快的篝火，一邊跌落闐黯的老厝童年——赫啊，鼓起勇氣狠下心腸，把過去踐踏遺忘吧，像踐踏花園直到它變成一塊普通土地，否則會被這些過去的鬼魅弄得痛苦不堪。

起身，深呼吸，盥洗，穿戴整齊，再一次檢查昨夜整理的案件備忘錄，一疊疊放入黑皮公事包。此刻，正瑤站在玄關的穿衣鏡前，審視自己，她未曾看見這麼陌生的自己。下一刻，她會穿梭在到處覆蓋著波狀鐵皮屋頂的大樓底層，投身繁忙的台北都會，跟著這部都會機器不斷運轉。在下下一刻，

她會發覺實際上每天都有很多人被悄悄抹除掉，這些人從各個城鎮來到這個大都會討生活，但總是時機不對。

「是的，時機不對。」她正跟委託的當事人說明整個莫名奇妙的案件，她相信當事人是無辜受害者，但法官的看法跟她不一致。這已經是老調的每日公式，進研究所之前這樣，讀完研究所之後還是這樣，她沒有神經和感覺，只是一部辯護機器，輸贏都不關她的事。

她痛恨這個職業。

上個星期尾牙，她已經向事務所提出辭呈，「當初說好的，我隨時可以離開。」「妳才做了七個月，現在跨入二十一世紀，局勢大好，為什麼要離開？」合夥人問。「我就是厭倦了。」她說，過完農曆年，就不再回來上班，準備繼續去讀博士。

「再考慮一下，妳看年終分紅，買輛車，或者買棟房子吧。」

她堅決搖頭。

夜裏，她把台北和故鄉擺在心中，讓它們互相激盪、交纏，直到這兩個地方都變得虛幻不實，彷彿遙遠、縹緲的地球影像，才朦朦朧朧睡去。

這個農曆年，她選擇飛到印尼巴厘島度假，刻意忘記故鄉的團聚。然而，櫻櫻卻把正在南太平洋做精油高級按摩的她召回來。

大年初四，事務所的人還在過年，她拿出鑰匙，打開雕鏤著富貴吉祥圖案的不鏽鋼門，空盪盪的辦公室，一陣冰寒氣流迎面襲來，她連同行李一起

拎進這個 15 層樓高的事務所，打開事務所全部的燈光，再打開門，等著
時刻，南太平洋的海風還在體內盤旋。

櫻櫻從寂寂的月光中前來，雙手扭絞著，似乎非常艱難，才把腳步煞住。
她們有七、八年沒見面了吧？正瑤驚愕於她美好身軀的枯萎，眼前的櫻櫻比
她想像的更衰老，也不過三十歲多而已，卻有六十歲的蒼老疲憊眼神。兩天
前她躺在五星級飯店的海景游泳池旁打瞌睡，服務生來請她接一通國際長途
電話時，她本以為是合夥人的善意關照，如同善意替她安排這個假期。「林
林，請妳以最快速度回台灣來。」她不可置信聽到了話筒彼端既陌生又熟悉
的聲音。「妳怎麼知道我在巴厘島？」「我就是知道，別再問了，趕快回來，
我需要妳的幫忙。」

自從櫻櫻那張聖誕卡片後，她以為兩個人的關係從此煙消雲散了。八年
來，她不知何故竟然一直記著這個女子；眼前這個嘴巴閉得緊緊的女子，正
絕望地向她求救，但所有幫得上忙的句子都躲起來了——正瑤發覺自己的嘴
巴也被縫合了。

她們之間橫著一道無法跨越的障礙。自她認識櫻櫻以來，總有這道障
礙，即便障礙性質轉換了，還是如千尋海溝無法跨越。正瑤聽得見時鐘滴、
答、滴、答的聲響，櫻櫻撲、哧、撲、哧的心跳，沉默卻理直氣壯掌控著眼
前一切。

她們兩人像杵在空盪人生舞台的演員，忘了台詞，而提詞的天使又不見

了。正瑤的伶俐口才找不到任何靈感來扭轉局勢，眼前這個她熟悉又陌生的櫻櫻，臉孔逐漸模糊起來，五官消翳著。她快要沒有臉孔了；正瑤揣度不出自己該用什麼語調，懺悔？熱誠？還是若無其事？唯一她知道的是：不能用公事公辦的接案語調。如果一直無法開口，正瑤望著時鐘，跟自己內心說：最後時刻，就等到十二點，這樣的靜默延續沒有意義。

「我被妳的氣味燒得遍體鱗傷；」彷彿提詞的天使悠遊返回，櫻櫻驀地在最後一刻開口了：「上帝降下天火來懲罰我這個謊言婚姻。」

她還來不及開口。

「我要妳打離婚官司，我放棄所有一切。」

2. 玫瑰舞碼

「我感覺到這是我們的錯……」

「妳要把愛情從道德規範的桎梏中開放出來，我們沒有錯。」

「這太瘋狂了。」

「保護我們的愛情是一種謹慎且至高無上的美德。」

「是嗎？」

「是。」

「那麼，為什麼我覺得做錯了？」

「妳沒有錯。」

「妳對自己的熱情不驚訝嗎？妳的上帝會允許嗎？」

「那不關上帝的事。」

「到底是誰的事？」

「我們的事。」

正瑤在黛色玻璃窗看到自己的反影，三十歲，依然玫瑰盛開的臉容，一副姣好修長的身軀，秀髮披散垂肩。她對自己感到無比厭倦。

那些當年的記憶穿過黑暗玻璃，無聲嘶叫著。她歎了口氣，推開薄薄的卷宗夾，櫻櫻的離婚官司沒有什麼爭議點，做丈夫的那個男子幾近完美無缺，虔誠的基督徒，從小受洗，父親是牧師，每個星期日固定上教堂做禮拜，曾經是聖詩班的主唱，如果他有什麼錯，那可能只有一個：他不該愛上櫻櫻。問題是：這整個婚姻謊言是櫻櫻的錯嗎？當年是她跟櫻櫻說：「妳真愛我的話，為我去嫁個男人吧。」在愛情中，她一逕惶惶流竄，櫻櫻則維持古老法則閒適等待；情愛是無辜的——她記得櫻櫻那哀怨的眼神，為什麼妳莫名地把它擠壓得失去本來面目呢？

她要怎麼對那個丈夫說：你沒有錯，你只是愛上一個無法愛男人的女人；而我就是你妻子所愛的那個女人，只是我非常怯懦，我不敢也無法接受你妻子的愛……正瑤不斷喃喃，櫻櫻為何如此勇敢？要承認自己是女同性戀需要多大的勇氣，她為什麼無所畏懼？

眼前還有那本香草色的筆記本，她從衣箱底層去翻出來的；又或者這些

年來，她有意無意間就是會把這本筆記塞入行囊，如同她其實無法忘懷櫻櫻。這是本有櫻花浮水印的香草色筆記，2公分厚，夾黏著櫻櫻送給她的各式卡片、信箋、詩篇等。到底是她自己買的，櫻櫻送給她的，還是兩人逛街心血來潮買的？她委實想不起來了。裡頭有稀稀落落的零散句子，她寫的；熱情如火的對話，櫻櫻寫的。她恍惚想起來，有一陣子，兩個人輪流寫這本筆記，櫻櫻還抗議她敷衍冷淡；為什麼這本筆記落到她的行囊？有可能櫻櫻結婚前要她保留著，「我必須假裝清清白白，不然上帝無法接納我。」櫻櫻好像這麼說過，結婚前或者受洗前？

正瑤一直覺得自己的記憶不可靠。

明天上午第一庭，她要說些什麼？

唉。

「林林：

在確定我不再成為妳閃躲的對象後，希望我們展開真正的對話。我不再懇求妳一定要愛我，但讓我有向妳表達愛的機會吧！也許，我與妳，可以透過文字，更具體傳達這份愛的存在。

妳會問我：這是什麼對話？要以什麼形式？要不要設限內容？按照妳的思考習慣，或者按照妳的性格，妳必然想要求邏輯與合理性。

我的建議卻是：放膽寫吧！任性寫吧！這樣妳才能激出內心深處最壯麗的浪濤。妳事實上是個很熱情的人，我不懂，為什麼妳總要用冷漠包裝自己？

我們的對話無所謂形式、設限，純粹心靈與心靈之間的對話，不要管未來如何，更不要管妳我之外的其他人如何。

因為妳是我多年來終於遇見的那個可以心靈對話的人。不要刻意閃躲我，我對妳的愛絕對沒有錯。而且我們的故事情節不會複製任何人，以我們的創造能力，一定有我們自己的對話故事。

這就是我深信的，上天給我們稟賦，是讓我們創造自己的人生故事。我們將有機會向世人說：屬於妳我之間的『玫瑰花園』，花園裡的玫瑰是多麼盛開甜美而芬芳。」

「夏天很熱。下午依據教授指定的案例開了小組辯論會，大家意見特別多，結果不了了之。

妳寫的這些文字，讓我感覺有個真心的朋友。只不過，妳所說的愛，讓我很困惑、猶豫，我成長得很孤獨，從來沒有跟女孩子打過什麼交道，無法理解妳的意思。

我有點憎恨自己的家族。從小，我就是個不被母親疼愛的女兒。我母親，她似乎只在乎我二哥。只有我二哥，他說什麼母親都會專心聆聽；而我說什麼，她總是心不在焉。

我不知道該寫些什麼，就是這樣了。

對了，唐駱說要拿我當設計主題，他有個『裝置藝術』的構想。

學藝術的人，對我就像外星人，我可能一輩子都搞不懂那些藝術東西。

不過，我今天看到洗出來的照片，和我的人形相等比例，好陌生，我一直盯著那照片，不斷問：這是我嗎？

唐駱一直說：這就是妳。他怎麼有辦法把那些腦袋裡的怪東西變成真實作品，好像一齣戲？

對了，這個作品要展示一個月。

還有，唐駱也說了句莫名奇妙的話：裝置藝術是很美，其實一場戀愛比任何藝術作品更美，更精采。

我只是想到什麼寫什麼。

妳盡量別在我身旁打轉，那讓我很不自在，可以嗎？」

「林林：

在經過漫長的無數次思考後，我還是決定要與妳分享快樂的感受。雖然我身邊有一堆關愛我的人，他們都想跟我說話，讓我感到應接不暇；可是，我真正想對話的人，卻只有妳，唯一，純淨。

我是不是高估了自己？或者我誤以為勇於表達內心的情意，可以讓妳更靠近我？結果反而使妳離我更遠，反而引來一堆我沒興趣的男孩子的糾纏？他們都說我長得漂亮，還有人喊我『甜心』，我總是恍惚，總以為聽到妳這樣喊我——很甜蜜，甜蜜到虛幻起來。

我總是被許多男孩子仰慕著——他們仰慕我一如仰慕夢想。而我卻只仰慕妳一人。

我現在的處境，跟妳，正好拉鋸在圓的對等位置——妳有太過迷人的光彩，以致於我成了妳的影子，我看不見自己。我也不敢相信自己會對妳這麼思念，可是這卻千真萬確。

七、八月的台灣，到處是熱與塵，我在非常激烈的陽光下，看到自己的影子，那是依附在妳幻影的影子。」

「我浪費了好幾天，沒做什麼事。這個暑假每過一天就在月曆上打一個叉叉，日子慢慢消逝著。

說真的，我不相信明天。請妳不要一直跟我說關於未來要如何，我真的不耐煩。

妳會不會文藝小說看太多了，什麼『Tomorrow is another day』，這很稀鬆平常，妳卻要說意義深刻。我相信許多困難可以解決，但依賴明天太過渺茫了。妳老是跟我提到『飄』這部小說，或者改編成『亂世佳人』的電影，老是掛在嘴邊：郝思嘉把事情留給明天去想，她的白瑞德追得回來嗎？

說真的，妳這麼耽溺在幻想中，我無法想像妳日後會當法官或者律師，感覺上都不是妳會扮演的角色。

唐駱說得對，妳要考慮轉到外文系或哲學系嗎？

他說妳是天生的哲學家。妳外文能力好，想像力太豐富了，我覺得妳更適合當作家。」

「林林：

我想起 17 歲的憂鬱，那時陪伴我的美麗是詩人的散落詩句——天空非常希臘，星夜非常羅馬。對未知的想像真美，無限交織的綺麗幻景。心海版圖的美，迷濛之必要，距離之必要，恣意之必要。

千萬不能真的摘星。

星球酷寒一如赤道灼熱，那天空的純淨，其實是光害所造成。

我已經厭倦心靈的天涯漂流，即使漂流會滌淨我的質素，但我從出生一直漂流，便想落腳。

所以，妳成為我落腳的誘因。

我只貼著明天的熱烈，不只今天才戀愛，不只今天才美麗，不只今天的夕陽有夢想！明天的夏夜……妳就放浪想像吧，生命才鮮跳有勁！

戀愛有什麼制約的形式呢？

我曾經心碎，我總是不斷心碎，碎到終於失去心的實體感覺，再也不煩惱如何修補了，生命便進入化境。即使這般，我依然為妳心碎，我好像著魔了，每次想起妳，我的心，便片片紛飛在茫茫的夜風中。

妳不覺得戀愛有一種磁場影響的奧秘嗎？妳愛著的那個人如果敏感纖細，當妳午夜夢迴揪著心，一條相思的繩索就套住了彼此，讓對方的夢跟著妳翻騰……有時候愛得太深，對方無所覺，自己會莫名傷痛呢。

磁場對了，不須言說，雙方的夢皆不安穩，甜蜜從縫隙滲透進來……於是我醒來，發呆時不自覺微笑，走路時不自覺微笑。

林林，被人愛著，妳一定感覺的到，只是不自覺，妳不會無緣無故微笑嗎？如果我不是那人，那麼，妳以為的那人，也往往不是妳誤以為的那人，或者妳認為不可能的那人。

我感覺妳愛戀很深很深……它們深刻如劍，直直地刺入我心中。」

3. 擁有昨天

強迫自己相信委託人都是無辜者，是律師信條。正瑤驚覺生活開始虛無起來時，她正在圖書館翻閱貝克特的劇本《等待果陀》，這實在是空前大荒謬，她連書名都沒弄懂，卻翻看了一下午，只因為櫻櫻的官司讓她心煩，只因為一股不祥的巨大空寂襲進她的心海。

或許她不該去翻開那本香草色筆記，如今那些過往的文字淋在她身上，敲撞著她的心頭，讓她重新驚逃起來；她又看到自己騎著黯夜的馬匹，企圖穿越那片野蠻的香草原野，奔向憂傷的文字汪洋裏。唉，難怪她在翻《等待果陀》，旁邊還有尤涅斯柯的荒謬劇本等待著。

「我恰巧厭倦了我的雙腳和指甲，以及我的頭髮，我的影子。」一道低沉的嗓音傳入她耳膜。

映入她眼眸的冬日昏澹中是個閃著光影的男孩，啊，是阿Z。她居然想起來他是誰。他手中捧著本詩集，靠近她低聲讀著：「我恰巧厭倦了人的生

活。」她看到書的封面，聶魯達。

「哦。」她彷彿傾聽到無聲之音，來自於遙遠的海洋，遙遠澎湃的浪花。

「愛是如此短暫，遺忘卻如此漫長。對吧？『**Buenos dias**』，我多選修了西班牙語，不過，真是無能為力，被當了。」阿Z笑笑，「只好聊勝於無，看看用西班牙語寫詩的聶魯達。妳顯然都沒曬到太陽喔，好蒼白，打官司很煩吧，還是很荒謬？」

「都有。」

「大家都一樣，我也被一堆統計數字弄得頭昏腦脹，好像我們活著，只是為了補足痛苦所需要的統計表。」

赫，他這麼年輕，是不經意說出如此哲學意涵的話嗎？正瑤呆怔著，覺得自己得了痴愚症，對所有事物都無法反應。

「電影社有部不錯的老片，『斷了氣』，是法國導演 **Jean-Luc Godard** 拍的，要不要一起看？我是確定會看不懂啦，不過，聽說看不懂才是正常反應。我想，可能妳現在的心情很合適吧。」

她點點頭，被催眠般跟他走出圖書館。

「林林：

好像沒有什麼是重要的，我漸漸失去了熱情的耐心。

吃飯，睡覺，看書，不過是維持我生命持續的假象。沒什麼是迫切的，常常我出現的狀況是對這個世界失去感覺。

就算愛情也是，無望的愛情，就算哪一天妳真的應許而來，也會離去。

我到底在等什麼？以前我充滿期待與信心，可如果我擁有妳的愛，真的就快樂了嗎？

我不是失落了一角；而是我的本身就是一個零。昨夜又作夢了。很尋常的生活，我過我的妳過妳的，妳與我不時地錯身而過，妳的臉上毫無表情。我盡量地去相信，這只是夢，妳對我不會毫無表情。」

「林林：

妳回學校了嗎？最近有一個同學會要開，讓我陷入某種孤絕。我以為那是離我好遠的東西了，可是她們竟又全都回來了。

我感覺好冷，儘管這是夏天。妳應該還沐浴在北回歸線以南的溫暖陽光吧，我卻栽入另一個冰的世界。

我很猶豫自己是否要去見她們，覺得在那種場合少我一個人好像也沒差。從很久以來就是這樣，這讓我猶豫。她們那一群人對我來說，是根本不想面對的過去。

我以為遇見妳，我的生命便進入了另一個時期，揮別那個藍色時代了。

這些不知道妳喜不喜歡了解。

妳覺得我該面對過去嗎？

『Your future depends on your dreams.』——記得妳跟我講過這句話嗎？

『妳的未來取決於妳的夢想』，所以我趕快去睡覺，我正走進妳的夢裡，放慢腳步，輕輕走，把思念化作一道道色彩，讓我們的靈魂停駐在 17 世紀，不必趕時間。

思念有多深，愛就有多深……。」

「林林：

夏日快樂！獻給妳這張世界上最美的落日——伊亞懸崖頂端的愛情海，幾乎直視著阿波羅的眼眸。（PS：希臘的 Santorini 島）

我相信美麗會滌淨靈魂的苦。

請答應我的祝福，妳快樂我才幸福！

這些祝福，會一直在妳身邊，曖曖地泛著溫暖的光。

生活好像又要開始了，夏天過了，琴聲總是要繼續彈下去……」

4. 緘默的迷宮

「這是主的安排，一如母親行使權柄為子女祈禱，希望你能成全櫻櫻，願上帝安定你的身心。」

那淚水凝聚在右眼眶，慢慢匯集能量，四面八方兜攏，擴大，成了一顆

非比尋常的淚珠，慢慢地淌落右臉頰，前所未有的眼淚，彷彿巨大的珍珠，宣告珍貴的愛——正瑤在那顆眼淚裏聽到不可置信的天使的聲音，**我的愛死了！**她僵在這個無所遁逃的時空中，巨大的寂靜，無垠的空曠，聽到自己血液汨動的聲音被阻隔在時空之外，多麼不可置信，就像她剛剛，或者遠古，從嘴裏吐出的那席話。

然後，一個單純、沉靜、絕望的微笑，那個男子失去所有臉部肌肉般，放棄了與櫻櫻的婚姻。

我做了什麼？天哪……

正瑤呆立在法院門口，無比懊悔——她摧毀了一個美好的靈魂，一個原本被祝福的愛，該下地獄的應該是她。

「喂，我已經喊妳三次了，妳是律師吧，我需要妳——」一道沙啞的聲音攔住她眼前的陰霾。

「我不是。」她氣弱遊絲低喃著，「我是個該下地獄的混帳。」

「那妳就是律師了，沒錯，律師都很混帳，至少妳很誠實，我要委託妳控告 XXX 集體說謊。聽到沒有？美麗的律師小姐。」

我是大正八年出生的，呃，那是一九二九年。昭和十一年，也就是一九三七年，被日本皇軍軍部徵召，是第一批台灣籍軍伕。我去現在靠近圓山飯店的那附近，當時是皇軍軍部的一個指揮中心，報到。應該是十月份，支那

事變發生不久的時候……

烽火不斷加上烏煙瘴氣，我確定看到軍部徵召了一批慰安婦，她們身體強健，而且都有父母簽署的同意書，跟著我們台籍軍伙上了軍艦，一路航向支那去……妳還年輕，沒有經過我那個時代，被這些傳播媒體欺騙了……她們當然算從軍，有領軍餉，還多領慰安錢，所賺的錢比當時的教員多上十倍；我親眼看見的，就在上海，她們買了許多珠寶，跟著我們軍艦返回台灣，她們回來這裡蓋樓仔厝呢，一棟又一棟……

為了錢啊，電視一照就哭，都是假仙的啦，能活到這麼老去領補償金，不就是身體強健嗎？那個什麼律師是笨蛋啦，被這些虛假的眼淚騙了都不知道，還以為自己在主持國際正義……

我要控告這群慰安婦集體說謊！

她們通通都說謊！

尤其是她，雖然時間不停地摧毀記憶，卻摧毀不了我對她的印象。

『たまこ』，玉子，這個女人，當年對世界做肉體的吸收，對我的靈魂做搗拍、騷擾，她就在從事慰安的時候用一副無辜的眼睛看著我，教我發狂。她跟我說，她只有吻過我一個男人，如果能夠活下來，她會等我。結果，我拼了命活下來，活著回到台灣，拼命賺錢存錢，在終戰之後買了一顆紅寶石去鑲成戒指，送給了她，我一點也不計較她曾經……就是那個；台灣當年大家都很淒慘，能在戰亂中活下來多麼不容易。たまこ，她收下我的紅寶石戒

指，也收下我幫她保守曾經那個的秘密，卻莫名奇妙失蹤了。我找遍整個台灣，甚至找到她曾經跟我說的老家，在埔里，她的父母住在一棟很氣派的樓仔厝，弟弟還當了醫生；他們通通否認，說沒見過她，他們不曾有叫たまこの女兒。我以為她忍受不了回憶的糾纏，走上絕路……

妳無法體會那種感覺，她，たまこ，收下我紅寶石戒指的女人，在我體內死去，我為她哀慟了這麼多年，直到我在電視裡看見她。

就是她，たまこ，我不會認錯，那一副無辜的眼睛完全沒有改變。

たまこ，竟然坐在她們之中哭號。

たまこ，收了我紅寶石戒指的女人，嘲笑著我這麼多年的哀慟。はどこにあますか，ばかやろ！これは俺をおこらせるんだ！

我堅持要控告到底。

正瑤完全無法化解眼前的窘迫，大正八年出生的老人居然跪在地板上，強烈要求她接下這件訴訟。在法院門口時，她無心回了話：「也許我的合夥人有辦法，老先生，請您不要這樣。」這老先生堅持跟著她來到事務所，然後呢？『ばかやろ！』她此刻內心大叫著：混帳！合夥人連一句話都沒聽完整，就閃得無影無蹤。真正是『はどこにあますか』，天理何在！她感覺大正八年出生的老人所說：『これは俺をおこらせるんだ！』，這讓我憤怒——她在憤怒，怒自己，為什麼把全世界最不該參與的事物都攪進生活裏？

「老先生，您請起來好嗎？」

「除非妳接下這個案件，我要控告慰安婦集體說謊，我要控告たまこ說謊，她們通通都在說謊。」

「我了解，但——」

「沒有但是，妳只要接下案件，不然我再也不起來。」

她委實不知該如何回答。有那麼多的死者，有那麼多被欺瞞多年的傷慟，如同有那麼多被紅日割裂的理想，也如同有那麼多圍藏香吻的手；唉，她有那麼多想遺忘的事物。

「好吧。」她暗地罵自己一聲：ばかやろ！

「我喜愛我們之間的障礙。」櫻櫻說。大片玻璃窗外是敦化南路、仁愛路圓環，她們坐在雙聖冰淇淋靠窗邊，無聲望著窗外一棟棟建築淌著汗，六月底的一個下午，總共只有這一句話語。

她看著櫻櫻眼眸裏的冰寒，一直想起櫻櫻以前寫的詩箋：

親愛的，沒有人會在我夢中如此安睡；

即使我將離去，我也會帶著妳的記憶一同離去，

我們會一同跨過時間的海洋。

我的手為妳張開了細緻的紋路，

等待妳前來探索，

別讓這輕柔的盼望手勢，

像漂浮的浪花淡去。

妳的雙眼緊閉如鳳蝶羽翼，

我在迷宮中追尋、跟隨，

任由妳湧動的心浪將我帶向世界，

或夜晚，或風所織紡的命運。

妳是我永遠的夢，

我將帶著妳眼睛的影像去尋訪，

我那心中芬芳的玫瑰國度。

現在這詩箋的每一個字在她顫抖的手指間——流動。

酷熱的八月。

櫻櫻竟在十多年後帶走她的夢。

「……再也沒有那些不停碰撞船身的頭顱了。我安息後，請將我的骨灰帶往京都清水寺，灑向懸崖。」

那個男子帶來一個豆綠大理石的骨灰甕，和這張絕望的告別書。

「……還記得多年前青春的我們站在鵝鸞鼻燈塔的瞭望台嗎？」

那中央山脈的尾閭亮綠，妳說：『像美人魚分岔的魚尾。』指向分岔之處，跟我說那個香蕉灣有塊岩石像帆船，排灣族把那裡稱做“帆”，漢字寫成“鵝鸞”。『以後妳把我的骨灰帶來這裡，要在落山風季節來，這樣我的

骨灰才能隨著季風，往南中國海飄飛。』那時八月盛夏，天藍雲白。世界還很神奇，死亡還很遙遠。妳向我預告著一件生命結束的任務。

我當時也向妳預告著結束我最終歸宿的方式。妳還詫異問：『為什麼是京都？』我說：『因為妳說過在京都出生。』

『有嗎？』妳看著我的眼神很困惑。

這就是妳，對記憶深處的痛楚總是依稀彷彿。

我喜愛我們之間的障礙……」

她現在終於感受到那位大正八年出生的老人所說的：**在我體內死去**——櫻櫻回到她的體內，再一次吞服牛奶和安眠藥，再一次死亡；她走路、吃飯、睡覺，櫻櫻的死亡不斷地來回，不願離去，讓她清楚那深沉、絕望的哀慟，她完全無法招架。那些櫻櫻所寫的文字，看與不看，總是縈繞著她，讓她一點也動彈不得。

「親愛的——用這樣平凡的開頭讓我深感羞怯，卻很真實。請原諒我的離去，要向妳告別，放開一直渴望擁抱妳的雙手，比想從死亡去重組喜歡的生命方式更難為。

那些朦朧的人借妳之軀，讓我在人世間的迷宮中前行；路，總是從一條岔到另一條，另一條還有另另一條，沒完沒了。

妳也許會問我：『真找不到門出去嗎？』

親愛的，我從來沒有找到出口，即便我已來到盡頭。

我跟妳都還陷在這無可奈何的障礙裏。這障礙無正面，無反面，甚且無外牆的城堡，而這城堡包覆著整個宇宙。

我比妳先踏進這個錯綜的迷宮，發現趑趄或奔馳，都無法逆轉過去。在抵達了一系列事物的終點時，絕望的焦慮，已經不再對我凌遲了。我在此張告別書描摹的字句，已經非關我事。我變得模糊，隨著那些已經朦朧的人們，像一場風聲撞擊塵土，讓銀河掀騰如豪華歌劇；我突然明白，星辰從天空落下，結束的是我的光明，而非妳的黑暗。我並不勇敢，可是我深知妳一向勇敢，那些暗影怪物從來不存在妳的世界，不存在妳想像的衣櫃，也不存在妳的現實生活。

我卻總是看到那麼多死者，那麼多圍繞著生命鐵達尼號撞擊的頭顱……………

我現在不怕了。

因為我在另一個世界也在這個世界，日後妳在和黑暗戰鬥時，我願我的光透過思念源源灑出，不斷挹注能量讓妳更堅強。

所以我為妳寫預告書。

因為死亡在生命過程中從未被出賣，它是唯一可靠的承諾。趁我還風華，還有能力解析這恢弘且必然的死亡，趁所有遺憾來不及之前。

希望我是妳永遠的夢。

櫻櫻 2002.8 』

該死的夢！

正瑤被這些字句淋得體無完膚，它們追獵著她，天地無所遁逃。她因此走進精神科門診，對那位「我了解」的精神科醫生說了地久天長，拿了龐沛無比的一堆膠囊藥丸。

然後呢？她吞服藥丸如吃飯，面無表情地上辭呈，請事務所代寫一封委婉的信給大正八年出生的老人，「實在查無法源可依循」。

她根本不能再有任何感受，櫻櫻的死亡巨大到凌駕一切。

甚至凌駕著飛向京都的三萬五千呎高空這些棉花糖般的白雲。正瑤飛翔在對流層頂最平靜的空氣帶，卻無法平靜心海之間的傷慟，向著東方太陽方向的島嶼飛行時，她恨不能打破那機艙玻璃窗，讓自己由高空墜落，如同櫻櫻殞落。

她惺忪的睡眼浮現西陣手織的綢緞腰帶，粉紅櫻花蒼翠松柏的美麗圖案……那隻翅翼有著兩隻大眼睛圖案的孔雀蛺蝶，像蕭邦夜曲，幽幽穿梭在黯綠的松翠間；她看見父親懷抱著包裹在粉紅棉被的自己，走進泛出嫩葉溼香的樹下小徑，小徑環繞著菖蒲葉茂盛的池塘，水塘中浮現團團的睡蓮葉，粉紅櫻花一簇簇，垂掛在岸邊，枝梢因承受不住重量而低俯著。父親小心翼翼踩著池中的腳踏石，他那白棉襪夾著高齒黑屐，倒映在水塘中，聯結著一片小松倒影，好像兩隻翩翩飛穿林間的白紋鳳蝶呢。「小姑娘，這是真正的春天哩。」父親歎了口舒緩的長氣，來到了橋殿，側身坐在背靠的木凳上。

兩抹盈盈紅濼閃進父親俯看著她的眸中，彷彿簇簇櫻花在他的瞳孔綻放開來。「啊，在這櫻花盛開的日子裏！」父親對著她燦爛笑了。嬰兒的她打了個大哈欠，微風是清清淺淺的漣漪，不斷擴展著松、櫻的麗影。櫻紅柳翠裏的那隻孔雀蛺蝶，引領她穿過重重綠蔭，飛出松林與櫻叢，飛出殿宇鱗次的平安神宮，飛出灰簷紅瓦房頂的古屋群，飛出京都的迷濛山嵐，飛出她那生命初胚形成的母地；「正瑤，正瑤……」有人不斷響喚著她的名字，如流水般；父親？櫻櫻……她可不可以永遠在這個美麗夢中，無論如何都不要醒來呢。

「躺著就是半睡，半睡有好沒壞。」她努力要回去昨日的夢中，父親彷彿站在平安神宮旁的御苑口，一身雪白浮團花的長袖絲和服，對她微笑。等待曙光時，她習慣自我喃喃。這一個黎明，她在青碧熹光中，已經無數次看見週遭飛旋一蓬蓬閃亮金粉，櫻櫻豆綠色的骨灰甕多麼像阿拉丁神燈，用京都最柔熟的粉紅櫻花圖案絲綢包裹著。她想，她畢竟經驗了櫻櫻付出的驚駭的幸福，儘管這幸福像雞蛋與石頭翩翩起舞。她打了個哈欠，緩緩從旅館走出；她欠櫻櫻這個安頓，沒得商量。

微風、松綠、楓紅。秋深，她捧著櫻櫻走進京都的迷濛山嵐，在瓦役町招了計程車，一路映入眼眸的殿宇鱗次、灰簷紅瓦，璀璨楓葉。那坐落在音羽山半山腰的清水寺，巧借山景，「一定要走過蜿蜒的坡路，就走清水坂好嗎？最熱鬧，有本地陶瓷『清水燒』的店舖，很值得看。」計程車司機頻頻

向她推薦。她靜默地下車，走過眾多店舖，來到清水寺的西門。門前石階上一堆遊客駐足，祇園的舞伎踩著高達 2 至 3 吋的木屐穿梭著，大家猛按相機快門。她抿著嘴唇走進清水寺，挨擠的旅客嘖嘖喳喳，導遊的介紹飄飄飛進她的耳膜：「江戶時代，這裡是表演雅樂的舞臺，那年代總共有 234 件跳崖事件，不過跳崖者的生還率有 85%，這是有本尊千手觀音，脇侍（わきじ）地藏菩薩，和毘沙門天保佑的關係……依附錦雲溪懸崖峭壁而建的懸空『舞臺』，由 139 根高 12 公尺以上的巨大樺木並列為六層來支撐，有 190 平方公尺的高臺懸在山坡上。我們日本人說：『抱著從清水寺的舞台跳下去的決心』時，是表示連跳崖的決心都有，應該沒有辦不成的事。或許因為如此，這個『舞臺』如今仍是日本自殺者最喜歡的地方……」

唉，瘋狂的日本人。

她哆嗦的手撫過懷中的櫻櫻，彷彿有一蓬蓬的櫻花在她霧翳的瞳孔綻放。「從來都不是粉紅色，妳這個傻瓜，是香草色！懂嗎？妳在我心中留下一個缺口了。」她解開絲綢平結，將甕蓋掀開，西風吹著霧嵐，「到此為止吧，櫻櫻。」

現在，櫻櫻骨灰從依山而建的一九〇平方公尺高臺飄飛而出，越過京都所有楓紅，越過輝煌無比的金閣寺，越過祇園、花見小路，越過紫金色菊花、杉並木，一直飄飛向燦亮的遠方。

日落京都，她張著空洞的嘴，天頂赤紅紅，她的眼睛漸漸看不見了。